

<<张居正大传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张居正大传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630150

10位ISBN编号：7530630156

出版时间：2000-10-1

出版时间：百花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朱东润

页数：453

字数：33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张居正大传>>

内容概要

本书的内容包括“荆州张秀才”、政治生活的开始、休假三年、再投入政治漩涡、闪阁中的混斗、内阁中的混斗（下）、大政变、初步的建设（上）、初步的建设（下）、第一次打击以后、从夺情到归葬、元老的成功、鞠躬尽瘁、尾声。

<<张居正大传>>

作者简介

朱东润（1896 - 1988），江苏泰兴人，中国古代文学及各体文学专家。

1916年英国伦敦西南学院肄业。

建国后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、全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等，是复旦大学第一批博士生导师之一。

他为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、陆游研究、梅尧臣研究、中国文学等课程，并培养了数十名硕士、博士生。

其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文学、中国古代历史，尤其专长历史人物传记文字的创作。

善于将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历史结合起来研究，注重史料的收集和史实的分析考辨，著有《张居正大传》、《杜甫叙论》等传记文字作品，其《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》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批评著作之一。

他还是一位书法家，篆、隶、行、草无不精善。

<<张居正大传>>

书籍目录

序张氏世系表隆庆、万历十六年间内阁七卿年表第一章“荆州张秀才”第二章政治生活的开始第三章
休假三年第四章再投入政治漩涡第五章闪阁中的混斗（上）第六章内阁中的混斗（下）第七章大政
变第八章初步的建设（上）第九章初步的建设（下）第十章第一次打击以后第十一章从夺情到归葬
第十二章元老的成功第十三章鞠躬尽瘁第十四章尾声

<<张居正大传>>

章节摘录

书摘 三四月的天气渐渐回暖，阳光照满北京的郊野，前去泰安的人回来了，但是居正的病势日见沉重。

仙妃的保佑，只是一个幻梦，剩给居正的是重大的负担和缠绵的病躯。

内阁中还有张四维、申时行，但是稍为重要的公事，四维不敢专拟，一切送到居正病榻面前，听候处分。

第二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嘉靖二十六年，居正为庶吉士，从此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。

这时政治的大权，一切都在世宗手里。

世宗是一个“英明”的君主，十六岁的时候，他只是兴王，武宗死了，遗诏召他嗣位。

他自安陆兴王府入京。

到了城外，礼部尚书请用皇太子即位礼，世宗立即拒绝，坚持着遗诏只是嗣皇帝，不是嗣皇子。

十六岁的青年，这样地坚决，确实是一个英主的举动。

即位以后，为了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，和大臣发生许多的争执，但是在大体上，我们毕竟不能不承认世宗称兴献王为皇考，伯父孝宗为皇伯考，是一种合理的主张。

此外还有许多兴礼作乐的事，也许现代的我们不感到很大的兴趣，但是如废除孔子文宣王的尊号，只称先师，撤除塑像，只设木主，究竟不失为开明的举动。

然而嘉靖二十六年，世宗已经老了。

他只是四十一岁，但是皇帝的年龄，和一般人不同。

崇高的位置，使他的生活失去了上进的诱惑，于是他开始感觉到厌倦，再由厌倦感觉到衰迈了。

从嘉靖十八年起，世宗已经不视朝；二十年以后，便一直在西苑万寿宫，连宫内也不去。

一切的政务，都在因循和颓废中间销磨了。

嘉靖二年起，世宗在宫中开始修醮，至此更是无日不在修醮的当中。

当时还有前朝、后朝的分别，前朝百官的章奏，是给世宗皇帝看的；后朝便是道士的章奏，也是给世宗看的，但是后朝在世宗，只是道士的领袖。

可是世宗对于整个的政治，仍然把持着，一步不会放松。

他是洞内的虎豹，发怒的时候，会从洞内跳出来，打死些獐猫鹿兔，打得厌倦了，便仍回洞内，度那优裕懒散的生活。

二十六年以后，世宗杀夏言，杀曾铣，杀丁汝夔、杨选、杨守谦、王忬，乃至杀杨继盛，杀严世蕃，都是同一的心理作用。

然而世宗毕竟厌倦而衰迈了，整个的政权慢慢地从手里落下，严嵩、严世蕃父子就乘此盗弄君权，显赫一时。

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里，当他从斋醮中清醒过来的时候，严嵩不免奉命回籍，严世蕃竟至身首异处。

假如这是当时政治的轨道，那么居正入仕的那一年，明代政治正在这样的轨道上面。

明代自成祖以来，政治的枢纽全在内阁。

这是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阁近似、然而完全不同的组织。

现代西方的内阁，是议会政治的产物；它的权力是相当地庞大，有时甚至成为国家的统治者，除了偶然受到议会制裁以外，不受任何的限制，整个的内阁，人员常在六七人以上，有时多至二三十人；全体阁员，不是出于一个政党，便出于几个政见不甚悬殊的政党；内阁总理，纵使不一定能够操纵全部的政治，但是他在内阁的领导权，任何阁员都不能加以否认。

明代的内阁便完全两样了。

整个的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厅，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秘书：内阁的权力有时竟是非常渺小，即使在相当庞大的时候，仍旧受到君权的限制；任何权重的大学士，在皇帝下诏斥逐以后，当日即须出京，不得逗留片刻；内阁的人员，有时多至八人，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，有时仅有一人；因为阁员的来源，出于皇帝的任命，而不出于任何的政党，所以阁中的意见，常时纷歧，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，意见一致，这只是和衷共济，而不是政见的协调；在四五人的内阁中间，正在逐渐演成一种领袖制度，这

<<张居正大传>>

便是所谓首辅，现代的术语，称为秘书主任，皇帝的一切诏谕，都由首辅一人拟稿，称为票拟；在首辅执笔的时候，其余的人只有束手旁观，没有斟酌的余地，即有代为执笔的时候，也难免再经过首辅的删定；首辅的产生，常常是论资格，所以往往身任首辅数年，忽然来了一个资格较深的大学士，便只能退任次辅；首辅、次辅职权的分限，一切没有明文规定，只有习惯，因此首辅和其余的阁员，常时会有不断的斗争；政治的波涛，永远发生在内阁以内，次辅因为觊觎首辅的大权，便要攻击首辅，首辅因为感受次辅的威胁，也要驱逐次辅；同时因为维持内阁的尊严，所以他们的斗争，常是暗斗而不是明争；又因为内阁阁员，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的信任，所以斗争的第一步，便是破坏皇帝对他的信任，以致加以贬斥或降调，而此种斗争的后面，常常潜伏着诬蔑、谗毁、甚至杀机。

这样的政争，永远是充满血腥，而居正参加政治的时代，血腥正在内阁中荡漾。嘉靖二十六年，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、严嵩二人。

在二十三年以后，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，但是因为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，这是曾经当过三年首辅、资格较深的人物，所以退为次辅。

夏言贵溪人，严嵩分宜人，他们虽然同是来自江西，却是属于两个范畴的人物。

夏言是一味的高亢，严嵩便是一味的柔佞。夏言有时甚至和世宗反抗。

世宗在醮天的时候，自己戴着香叶冠，一时高兴，制了几顶香叶冠，分赐大臣。

第二天严嵩把轻纱笼着香叶冠，颤巍巍地戴进西苑来。

夏言竟没有戴，世宗问起来，他只说大臣朝天子，用不着道士的衣冠。

在他们同在内阁的时候，有一次严嵩跪在皇帝面前，泪水像雨一样地落下，说夏言欺负他，世宗想起夙恨，把夏言斥逐了，这是夏言第一次落职。

以后便是严嵩的专权；贪污放恣成为政治的风气，所以世宗才想起重用夏言。

夏言再入内阁以后，他们两人仍把以前的作风再行表演。

世宗派小内监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，夏言只是坐着，把他们当奴才看待；严嵩却拉小内监并坐，数长短地问着，等到小内监告辞的时候，更是满把的金钱塞到他们袖管里。

世宗醮天，要有一道上给玉皇大帝的表章，一一因为写在青纸上，当时称为青词，一一便吩咐夏言、严嵩拟上来，夏言只是潦草塞责，严嵩便聚精会神，把他的文学天才，完全灌注到青词上面。

这是第二次夏言、严嵩在阁内的斗争，但是这次夏言的失败，却失败在内阁之外。

自从明代开国起，直到神宗中世，国家的边患，只有北方的一面。

元代的后裔都在北边，在他们分散的时候，对于国家，本来不成为多大的问题；但是一旦团结起来，常会给予国家一种严重的威胁。

最初鞑靼骑士，未入河套，所以国家西边还比较安静。

英宗天顺六年，鞑靼开始侵入河套，以后逐渐视为他们的给养地，不时再从河套出击，国家西边遂感觉不安。

孝宗弘治十年，设总制陕西三边军务，所谓三边，便是指陕西省甘肃、延绥、宁夏三边，一切的布置，都是对付河套的鞑靼，以后称为“套寇”。

第一任三边总制王越曾经主张以十五万大军穷搜河套，事未得行。

武宗正德三年三边总制杨一清主张夺回河套，上言：“兹欲复守东胜，因河为固，东接大同，西接宁夏，使河套千里之地归我耕牧，开屯田数百里，用省内运，则陕西犹可息肩也。”

但是杨一清的计划，也没有贯彻。

到嘉靖年间，盘据河套的吉囊更加猖獗了。

河套不清，三边永无宁日。

夏言当政以后，二十五年夏间用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。

曾铣，江都人，虽然出生在风华绮靡的地方，但是却充满报国的热情。

到任不久，十余万套寇冲入边墙，大掠延安、庆阳，曾铣一面以几千兵抵住套寇，一面却另派大军，直捣套寇的根据地，才算解了目前之急。

但是曾铣认定最切实的办法，只有把鞑靼逐出河套。

……

<<张居正大传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序二十余年以前，读到鲍斯威尔的《约翰逊博士传》，我开始对于传记文学感觉很大的兴趣，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，作切实的研讨，只是1939年以来的事。

在那一年，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，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，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。

宗旨既经决定，开始研读。

除了中国作品以外，对于西方文学，在传记作品方面，我从勃路泰格的《名人传》读到现代作家的著作，在传记理论方面，我从提阿梵特斯的《人格论》读到莫洛亚的《传记综论》。

当然，我的能力有限，所在地的书籍也有限，但是我只有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范围以内前进。

在这几年以内，陆续写成的《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》、《传记文学之前途》、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》、《传记文学与人格》和其它几篇文章发表了，没有发表的也有几篇。

除了散篇以外，本拟叙述中国传记文学之趋势，但是因为参考书籍缺乏，只能写定一些纲领，未能完成；完成的只有《八代传记文学述论》一本十余万字的著作。

对于中国传记文学的进展，总算勉强有些认识，但是认识过去，当然不是开导将来。

佛家所谓“阅尽他宝，终非己分”，是一句颠扑不破的名言。

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，专靠称扬古人，叙述古籍，其结果只落得“阅尽他宝”，谈不上继往开来的工作。

一般文学如此，传记文学也是如此。

所以决定实地写一本传记。

这是一个尝试，成功固然很好，失败也可以给自己和别人一些警戒，实际也是一种成功。

自己对于失败，本来不感觉很大的威胁，何况现在无论如何都有相当的成就呢！

写作的目标决定，其次便是形式的问题。

自己认定世界是整个的，文学是整个的，在近代的中国，传记文学的意识，也许不免落后，但是在不久的将来，必然有把我们的意识激荡向前、不容落伍的一日。

史汉列传的时代过去了，汉魏别传的时代过去了，六代唐宋墓铭的时代过去了，宋代以后年谱的时代过去了，乃至比较好的作品，如朱熹《张魏公行状》，黄幹《朱子行状》的时代也过去了。

横在我们面前的，是西方三百年以来传记文学的进展。

我们对于古人的著作，要认识，要了解，要欣赏；但是我们决不承认由古人支配我们的前途。

古人支配今人，纵使有人主张，其实是一个不能忍受、不能想象的谬论。

西方三百年来传记文学经过不断的进展，在形式和内容方面，起了不少的变化，假如我们采取这一条路线，我们究竟采取哪一个方式呢？

最有名的著作当然是鲍斯威尔的作品。

一部《约翰逊博士传》成为家喻户晓的文章。

这里我们看到一位不修边幅的博士，和他的许多朋友，我们听到他们讨论文学，讨论政治，乃至于讨论栽树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。

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，捧腹大笑，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抱怨自己的不幸。

约翰逊笑也有，骂也有，但是他的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，描写先生夫妇间的爱恋，蹑手蹑脚，更引起哄堂的狂欢。

这是生活，因此这部著作成为不朽的作品。

但是要写成这样一部作品，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关系，而后才有叙述的机会。

至于作者文学上的修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，都是这类著作的必要条件。

……

<<张居正大传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